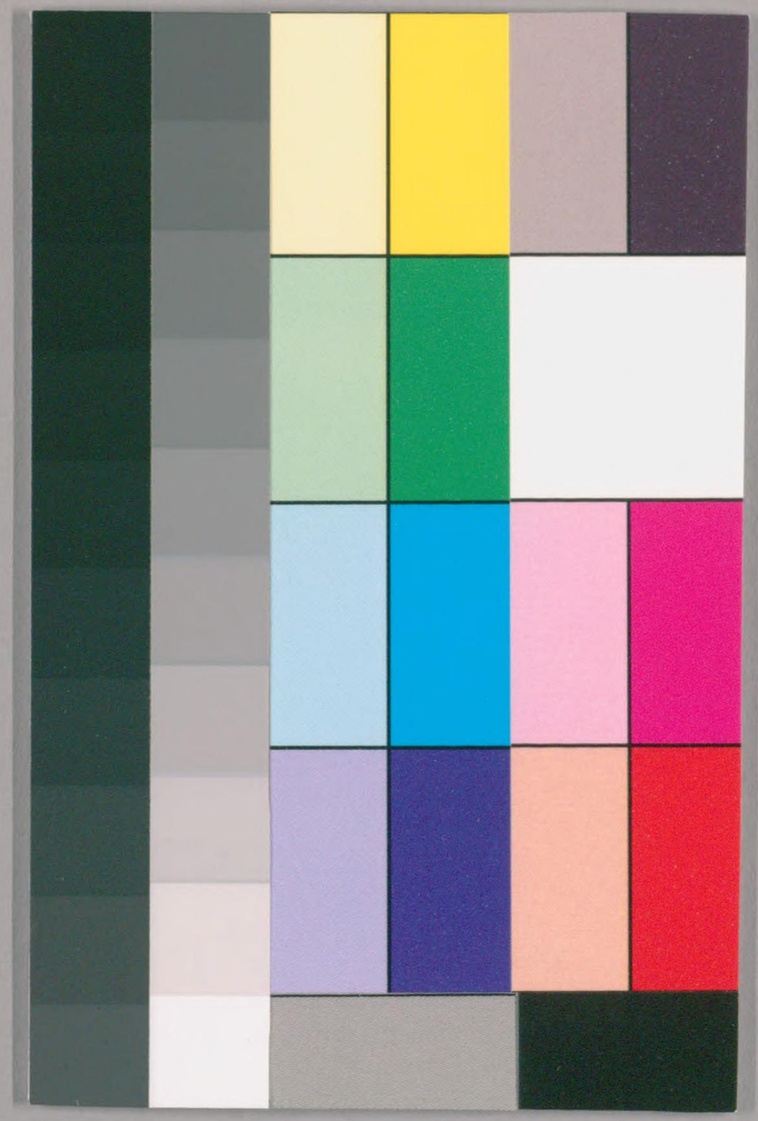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自二百九十一
至三百二十

特 1
2967
帙
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蕭曠　史遂

進士崔生　張偃

韋騶　裴氏子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慼子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特 1
2967

死後精魄迴玉洛水之上敘其寃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不
典易其題乃不繆矣能有雙髻持酒席具酒殺而至謂曠
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
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
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
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漓爲象昭明之精選爾女
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得無疎矣曠
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
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
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
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
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

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
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
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蜃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
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
類劍乃金金既剋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
蛤野雞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
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
言化去張司空但言俱合終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且人
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
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木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
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
師皇是上界高真衰馬之貶重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萬有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眞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則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中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眞空若未胚胎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含寓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眞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墮且當修之時氣棄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洩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譴縱永夕感暢眞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眞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笛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霧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眞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叶艷間天桃自喜詩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反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

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與相當出門十里相
候當爲陰助言訖超然騰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
珠納多遊嵩嶽友人嘗遇之備爲其事今頌世不復見焉
出傳
記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
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魂對事壘一
魂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滻陟藍田
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云太一召殿已久
罪人乳錄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數門直北至
一官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
吏自內出曰受敕受敕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

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則恭恪中間廢惰謫官黃門冀其
省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司准法遂領就一院見
二人白鬚鬢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
易也遂元和初爲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爲至此白怡
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覺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
疾愈競訪之是夕居易薨於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逢
萊與帝謂武宗也有閻浮之因帝於閻浮爲麟德之別言畢而
逝人莫曉也較其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唐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崔漸西張薦罷常州俱經維揚謁
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

布借至泊逆旅某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厮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鬻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爲相日真州節度奏銀州刺史田臧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怒曰臧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益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曰臧臧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覲奉吏員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劒而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

廊下素服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柰何區區爲此婦人所使乎神曰布嘗負此婦八十萬錢今方忍相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梁梧李作傳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牙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內下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贊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侍御安遽引相見

甚喜送巡獄神至立語便邀崔令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頗樂極盛頃之張藥飲酒崔嗣赴宴約數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款厚飲且移時生僕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襤縷生曰丈人久離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敝水橋神僕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崇姪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山醬神祇即粗免饑寒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午相識不知果可相薦若然試為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與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醬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貧敝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獄神必不相阻即復詣獄神迎奉生潛近侍之歷聞所託獄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醬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賀醬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午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緡相酬須臾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家醬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獄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數如蒙豎出訪僕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迤邐別墅其夏渭水忽溢漂出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盤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午果擺第矣出廣異記

張儇

進士張儇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

至暮不止不及前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神事之聲盥嗽唱喏應須臾聞喚張儼來出狸虎所食儼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逃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儼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寃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食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儼還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虎果金天所言儼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謝之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於東園學孤林法淫其親表婦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其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為致之獄吏陰而謂其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既違戒誓豈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盤懃以酬香火之功竟答殺之出錄異記

韋鼇

韋鼇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目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鼇親弟陳舟行溯於洞庭湖鼇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佔謂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鼇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普為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

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來我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驕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鉤綸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諛也君今為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幸音酬君厚惠所藝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驟揖款異以為非據曲終乃寤由此絕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一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二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佘朱氏　李仲呂　親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禎　徐滸

羅弘信　李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客遊數年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攜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樂村人唯吹笛為樂神曲始欲徹曙忽前舞者為神下語云天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太驚呵責曰神道無欺我且無兒女與汝為親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

可速粧梳少頃卽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爲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卽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餘首出牆頭與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記

陷河神

陷河神者鶽州鶽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雞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淵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

曰蛇爲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伏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劒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廻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出玉氏見聞

黔南軍校姓謝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鄰宣
父廟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
使閻兵擇將未獲謝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
尼也嫗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君富貴
矣既覺喜而詩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
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
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官

出南楚新聞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基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
來詣對局初饒一路滑生請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
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闕僖宗
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某
答天帝命我取公某耳滑驚愕妻子毀泣奄然而逝

出北夢瑣言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廕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
疏不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
忽遇一人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顧而已晦怪而問之答
曰吾陰府掌事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爲
相言訖不見晦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闕求能檄者或薦晦
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爲檄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
晦自求退非朕棄遺何詣旁之甚即賊平議不赦巢命晦

爲中書舍人尋授僞相出補錄記傳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火不續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鄙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爲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始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佘朱氏

咸通中有姓佘朱者家於巫峽每咸賈於荆益矍塘之塲有白馬神祠佘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佘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尚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出南楚新聞

李仲呂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爲政明練吏不敢欺週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于縣二十里與山亮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爲獻祭訖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千東壁出三水小牘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圍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新請輻湊有居新昌里者因疼疫百醫衣醫巫莫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鞭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叱嚱堅韌力食妄丈遽覺綿骨不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日能引其半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出唐闕史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爲漳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掖茅爲抱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出北夢瑣言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底髮顦顇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峰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特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巵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既舍酹乃歸其夕夏侯生悄悄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醆觴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含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禎而動雲鞅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兒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出三水小牘

徐煥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濱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保祐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嵩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劍神前柱并匣寘之外設小屏加扃鐍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以決獄乎允授戈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霪東道泥濘歷崤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于嘉魚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

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渙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敕者以廟劒言於賊神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氣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椎髻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卒與賊遇擊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劒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出三水小牘

羅弘信

中和年魏傳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會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髮翁巫有宗子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暮咸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

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出北夢瑣言

李嶠

唐乾寧中劉昌美爲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滿險里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嶠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嶠忽遽而行俄而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媪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鹽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著窄白衫青袴執鐵鍬棄問嶠行程自云迎候乃乳媪既蘇亦言於刺史云李學士至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乳媪名遂送出水出北夢瑣言

楊鏞　張璟
王審知　崔從事
趙瑜　張懷武　李汝
鄭君雄　閻丞淄妻　李水祠
狄仁傑祠　鍾離王祠　盤古祠
麗式　葛氏婦
楊鏞　馬希聲

唐楊鏞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鏞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謂鏞呼爲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迴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鏞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

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輒立恐不利於君鏢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鏢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吏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往州至衡州大雪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爲理之於獄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獄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

劉山甫與按書郎廖鵬親見璟說其事甚詳出北夢瑣言

崔從事

福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痞疾求藥無所遂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彖爲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北李宅出北夢瑣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王審知爲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

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寶察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寧怪俱見山甫恕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閭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悅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禮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神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弁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御名怼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彊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御名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朕卿告人乎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攻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

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顯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致時宿於灣山司命眞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繩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繩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然曰復見鬼耶曰何見一人桎梏向廟而去是必爲眞君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顯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日而聞顯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能攻復謂繩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捉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緊崔之弟子親見之出稽神錄

趙瑜

明經趙瑜舉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獄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臨之而去俛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當門外客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字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竇藥於吏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出稽神錄

關承淄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墊民居縣民關承淄妻計氏有孩提

子在懷抱乃上木欄爲駭浪推漾大江唯見赤幘佩刀者泊朱衣秉簡者安存之令泊縣溉植乃隨流泛泛至縣溉爲舟子迎採而出子母無恙出北夢瑣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壓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旌幢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不加溢焉出錄異記

鄭君雄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濶內旗幟戈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而已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復覩之有下營及火幕踪跡一一可驗焉出錄異記

鍾離王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損今像泝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出錄異記

盤古祠

唐都縣有盤古三廊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爲歐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

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
編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駭有
之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
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
皆詣祠奠酹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
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觀霸河朔
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夜分即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
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
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
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
兵討鎮州至於攻下兩軍所殺甚衆焉（此出玉堂閒話）

葛氏婦

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
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之下
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即此神也
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舉家婦女
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
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
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與神遇
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
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仰欠
呵嚏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
聞私竊語笑竣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

同宿久之婦卒出玉堂閒話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開堂前謂譟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扇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迴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室常即時而卒出北夢瑣言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結菴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菴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純愨師事於式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菴之東南林內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語音清響日光射入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去否薛辭以父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既不去吾當書爾之背誌之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雜以篆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挐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爲叛帥妥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臺殂於家出玉堂閒話

清泰主　僕射陂
譙父俊　劉峭
朱廷焉　僧德林
劉宣　黃晉
郭厚　溥陽縣吏
沽酒王氏　鮑回
崔鍊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爲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

福邪爾後二主迭亭大位出北齊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馬嵬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鬻鬥於道路皆執鉦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寇爲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祆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

出玉堂閑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鄆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

清泰主　僕射陂　晨曉峰氏拔列

譙文俊　劉峭　李泳子

朱廷禹　僧德林　袁州老父

劉宣　黃晉　司馬正奐

郭厚　潘陽縣吏　張鋌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鍊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爲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補襄子廟俱兒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

福邪爾後二主迭享大位出北夢瑣言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祆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閑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鄜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貌異收歸哺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諧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皆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郤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欵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郤後六年一旦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郤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閑話

謙父後

羅江縣道士譙文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爲杖直書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爲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乏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視之皆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盍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文俊依此處告忽爾太山府君郎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出野人閒話

劉峭

辛酉歲余永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觀山廟盛飾一堂有士偶坐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訝昭訝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室宇塑衣冠自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爲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出徵誠錄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出稽神錄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藥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髮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籠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烏爪也持髮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凝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笳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錄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鉏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暴得疾病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卒在焉乘即謹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出稽神錄

司馬正燾

司馬正叟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叟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黛宜以爲惠正叟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言所遇之者未知其審出稽神錄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共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道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臀竟小偏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黃魯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佃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至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褵複狹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婿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出稽神錄

張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張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爲鳥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鋋甚惡之使巫祈于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潔淸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邪爾三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君二日有數大鶚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淸潔矣出稽神錄

郭厚

李宗爲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中有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土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爲我曰我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爲具衣衾棺槨設祭而葬之葬曰伍伯復仆地鬼如曰爲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爲土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錄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

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乾已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出稽神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悅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濕出稽神錄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解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抵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繩繩百千丈又一人執縲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爲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俄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

煨燼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劉幗

漢宗正卿劉幗忽夢一人手執文簿狀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爲司徒宗正卿幗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爲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爲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志其名莫知所造創庵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二車於路輒救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練師處租來官司召練師并繫之太守欒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練師我之婬女何罪而繫之夢覺召練師以夢中之言告之練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練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紫極宮修齋焉出玉堂閒話

梨山廟　吳廷瑞
淫祠
餘光祠　鮑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璧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劒甚利將行撫劒禱于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山廟曰某願以此劒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己曰人不當發願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劒自刎而死出續

吳延瑶

廣陵豆倉官吳延瑶者其弟既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嫗之而去任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知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請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兒以母老無兄弟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邪女因自言曰兒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嫗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瑶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瑶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瑶妻內忌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僅少采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繫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邪瑶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閨家有如鄰呼諸婢

曰此家不宜在外是必爲虵所魅也嫗曰虵豈食豬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虵自地出縈繞其家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曹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嗔嬉益驚異而不敢言久月餘復召嫗去縣告疾疫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葬葬于陽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甫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爲淮北一武將之妻吾視之既葬復後後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後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見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後

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出稽神錄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祿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宴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爲神光于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遺記

魚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鮒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鮒非尉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樹起室室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爲魚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鮭膾食之其神遂絕出劉敬叔異苑

鮑君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以捕麏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麏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所禱藥梳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田中種禾見一李核意欲持歸乃掘取之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禱愈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風俗通

菁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遺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謂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

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見雜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志餌毋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或持器遺信買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出抱朴子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婦或索猪羊有胡超師云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猪羊婦女遮刻訴稱此神杜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驚懼其樹上有鶴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鶴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宅栴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大風起吹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狄仁傑傲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僭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肯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

後七廟縣地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廬魚豈安於沸水赫
矣皇漢受命玄皆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紐彰鳳紀之祥仰維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
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大符之所會不知
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
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
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最合盧承廟食廣
賞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章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
室使意幃鎖畫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
令出吳興掌故集

飛布山廟

畫琵琶

泊船書生因上山間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院
開中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
筆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眞眞不異畫畢風靜船
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便到楊家人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心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爐書生取水洗之盡僧亦未歸書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鄰人大集相與悲歎書生故問其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畫之因由及拭邪出僧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出原化記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罰僧善曉早爲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剔削爲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鷹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陰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蔬食山是存之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五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六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詣閶門其父母父母曰玉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

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敬畢獻歡湯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僉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詭言以玷穢之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詭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娶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搜異傳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及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出列異傳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掾秉功遭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制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尚小節畝壟之人而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狠鄙有辱大官易識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出水經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麏中之麏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麏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廬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敎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敎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甚悵悵今

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旁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前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釵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養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婦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如充親見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期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記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之言我與人不同幻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爲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益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遣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

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裾詣市雖陽王家賈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家家完如故發墓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爲主壻表其兒以爲侍中出列異傳

陳蕃

陳蕃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出幽明錄

劉照

劉照建安中爲洞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菱雞鎖也以金縷相連屆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愼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兒見鎖感慟不能自勝出嬾真傳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見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三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共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

爲審父母兄弟椎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爲鬼也惴惴有間漢直乃前爲父說其本末如此得知祆物之爲俗通風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厮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刼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刼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典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殁號曰貞節先生出搜神記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刼妻常憂之季與同伴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出搜神記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吏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李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二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紐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黃衾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爾出靈鬼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吳祥　周翁仲　田晴
文顗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彥思
沈孚　廢丘　王殉
陳仙　胡熙　魯肅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窮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姬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姬喚云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鷄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廻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掾婦産男及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層人弊衣爨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黑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劍上堂請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伺我老翁欲死作爲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止服子母立截

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貨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隨其女已嫁賣餅者妻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見風俗通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悲鳴走獸爲之悽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鷄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若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愼簡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唱王子年拾遺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女鬼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漂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拔衣示穎而皆沽濕穎心愴然卽寤訪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覺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荅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乎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

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記

王樊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白云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訖且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旣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出博異志

秦巨伯

項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着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

我今當殺汝伯愚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懼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出搜神記）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鄴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爲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嘗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令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幽冥錄）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亡髮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止奇曰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出風俗通）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蔡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間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慮嘿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幽明錄）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於邊悉斂果魚酒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況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彈未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過於今夕可以

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出靈鬼志

倪彦思

吳時嘉興倪彦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彦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彦思治之無敢言之者彦思有小妻魅從來之彦思乃迎道士遂之酒殺既設鬼乃取與中草糞俱著其上道士便盛聲鼓角請諸神魅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睹上冷驚起解衣乃作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彦思夜於被中竊與婦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彦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彦思懼屋壞大小悉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彦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彦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爲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倏然不見季求其喪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記

龔竺

龔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侯有寶庫子間竺性能振生死家馬廄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尋其泣聲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爲赤眉所發扣

棺見劍今祖肉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并乞弊衣白掩竺即令爲石椁瓦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龍怪耶竺乃疑此異乃問其家童云晡見青盧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敢言竺爲性多忌信厭祷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貲貨如邱山不可算記內以方諸爲具及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檢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測慇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燥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鵝鳥之類以禳災鵝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鵝數千頭養於池渠之中厭火也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爲身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綺繒氈劉積如邱山蜀破後無所有飲恨而終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聞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議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爲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厦朱門都不見人仙策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逕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籠月曖昧見其面上靡深目無瞳子口繫齒露手執黃絲仙卽奔走後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壍出幽明錄

胡熙

吳左中郎虞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申許嫁當出而歾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巖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歾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爲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兒熙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彈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爲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卽於旁怒曰就母戲耳乃爲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卽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出異傳

魯肅

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八　天都黃　晨曉峰氏校刊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栢回　周子長　荀灌

栢軌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沖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叙寒機言論妙得玄微

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脫驂逆旅逆旅嬰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家工機住視之空野靈雲拱木蔽日方知非所過者信王蘧也出異苑

趙伯倫

辣陵人趙伯倫會往襄陽船人以豬及祭但狍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髮皆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錄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被荒亢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大者素膽剪不以爲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過一老父問之云是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視文令憑設酒脩祀於通衢之上出異苑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大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稻家家去五大數里合暮還五大米達先是空閣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提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提我更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呪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庶

子經誦之三四過提故不置便罵之曰武呂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提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遂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捻鬼胸云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提者曰放爲西將率我入寺中提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爲後者曰寺中正有死鬼乃未曾見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死時面向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宣室志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彤見還與婦鄭國孔氏嫌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百斛致令舫不復

堪經少時而絕出異苑

桓軌

桓軌太原中爲巳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隋瀨死道生形見云今寢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軌有一黑鳥以趨掩其口吾上遂生一瘡從此便不得復哭出異苑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見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先飲即差汝竟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蹲虎先著地猶尚哮出齊諧記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髮羨每食鬼恒奪之羨婦在機織羨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為羨因斫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羨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殆六月腹內兒髮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藥并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卿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出通異記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餉唯須飲耳女敕取錦與之因然火作湯雖闊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憮愧而已因獻款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頓邱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婢承貴者令我見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昔承貴必作襄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

令承貴旨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向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遺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出志怪

邵公

邵公者患瘧經年不差後獨在野居瘧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鵠其餘皆走仍縛以還家懸於窗將殺食之及曙失鵠所在而瘧遂愈于時有患瘧者但呼邵公即差出錄異傳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瘧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出錄異傳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與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文都不能語與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

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婆賈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縚香囊爲訣恭伯以玉簪酬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慮基亡女靈前失錦縚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醒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慕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壻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出幽明錄

李經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帶戟逐爲行白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爲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

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出幽明錄

謝邈之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嘗監乘槎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監露船無所庇宿覺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監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獻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監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監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壟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買事告之女子曰此是行君何故從中出監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壟號咷不復嫁出異傳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誠之云某日
欻然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竊弱悉出逃隱虎子
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
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
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

出幽明錄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
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頹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
艾廟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入於神庫上有一蛇
來繞之數四便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出

幽明錄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
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
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
孫有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
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
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
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
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
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出幽明錄

甄沖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里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住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兒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者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毉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蘆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琦瑁爲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在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見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賤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委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郭賜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欲食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

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提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歸病遂

出幽明錄

天都黃　晨曉峰氏校刊

桓道愍　周臨賀

阮瞻　庾臨湘令

江州錄事　陳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仲文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喪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時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滂臭馬後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廳中見此女一隻履在于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見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聿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色如故唯有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有司屬自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善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始忘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悒悒時積出法苑珠林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卜兒與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與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

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出法苑珠林

胡茂廻

晉淮南胡茂廻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茂廻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廻於是精誠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温聊諸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尋餘病死出幽冥錄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爲臨湘令縣中一更長三丈餘鼓土屋猶垂脚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窓戸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恒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爲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喎偏成癈人出幽冥錄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書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餘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轉轉不得已至輔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當如霧除顧歸

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戲入去其衣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開晨失

出幽明錄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爲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見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墓家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俱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甕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甕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此

出幽明錄

陳素

晉昇平元年劉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

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

出幽明錄

胡章

鄴縣胡章與士處管雙交喜好子文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共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裏機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

符子出稽聖錄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郡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兩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僥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回卿髮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載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書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來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敎兒部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與節爲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帝上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禍忽所懷未果前志十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是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辭終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變韶曰中牟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覺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節問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

人鬼之聖者今頊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
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
韶曰譬如鄙鄭一瞽以投地就劒削之於鄭有患不死之
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壞壟死者藥此否韶曰無在
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遮生
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若顧念否韶曰我無
復情耳節曰有壽命否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
否曰知語鄭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爲太山
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
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鬼簿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鄭當
死吾念護鄭故以刑論鄭節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
自發意息念生則吾所益鄭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
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
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
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舒
短小是韶嫂兄弟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爲之
少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爲
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歎弱提覺之乃別自是
遂絕

出玉隱
書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見狗奴素見鬼見愷數歸
欲取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
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鬨乃得解語訖
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人坐如生平坐

西壁大牀悲笑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隨憶阮率牀離壁憶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憶曰卿與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語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憶曰見畫意不足悅也呼見孫見云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相勿輒嫁之憶問阮欲見古女可呼之阮曰女古已久不願見也憶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官記室缺總召十人不職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

袖缺出王隱晉書

劉他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髣髴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日難之初不敢呵嘗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嗔來今爲卿驅之卽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襲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卽於他家煮治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旣吃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捧打窗戶劉先以防備與鬪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絕出續搜神記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殤飲主人治棺未竟者悉在廳事

王安豐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烏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廻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賜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穫之謂戒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欲與主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戒而笑衆悉見鬼亦持斧而出

出續搜神記

王仲文

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水澤見後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子甚有憎惡欲擊之或郎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

出續搜神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九　天都黃晟曉峰氏校刊

蔡謨　姚元起　閻勰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之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爲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爲恐是人家忽生女爾忽聞呼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出廣異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魂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雜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迴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錄

又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覺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憐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閭門駭惋遂移避出靈鬼志

閻勒

吳興武唐閻勒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勒杻二吏組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敕又今提杻船二吏組挽始前至嘉樂故家謂勒曰我須遇一處留汝在後愼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與須臾一吏呼勒上見高門瓦屋歡讌盈堂仍令勒行酒并賜炙啖天將曉二吏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勒心迷亂莫測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出靈鬼志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祚亡後移居武昌至三年

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客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郛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惡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

又云先人多有罪譴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許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轅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洽苑珠林

索遜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閻發廻河行數里有人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塚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遲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去諸塚間遜疑非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使竊壽看此經孃間便不復見須臾出至一塚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來不爲共辜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苦我試之耳遂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船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遂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幸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爲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焉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辭謝曰旣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出續搜神記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爲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一人至曙眠時亦云來住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竟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

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
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卽
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敘本末遂隨祚迎喪旣去鬼便
斷絕

出稽神錄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
親舊敘平生云天曹許以壹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湧問訊
鄉里備有悔爲救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
兒同觀鄉閭行經鄰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
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
尚方摩鎧十指垂拂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
馳殆斃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

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愼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
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續骴又使高作戶限鬼
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腳則忘事矣出幽明錄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
之惕然惟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獻
欲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
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旣明獨
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
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
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
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錄

王凝之

晉左軍琅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衡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血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並有罪謫宜爲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爲求請冥錄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嘗受衰服市刀戟將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選其事會赦得免又爲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猟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執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汝爲何人翁長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生故來謝因滅不見出幽明錄

桓恭

桓恭爲桓安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當先以餌飯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悉當莫繼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若輩當應爲寧州刺史後果如言出幽明錄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住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揖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凶要爲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年君小差爲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姚答云姓李名留之

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聖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回復何處去荅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出幽明錄

劉潛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潛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檀營解宇相接潛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隨焉似奚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出幽明錄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率與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與伯在後與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下有鬼形尚孤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閒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入無宿者明日興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出幽明錄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閒昔日有一塞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做以戲耳出幽明錄

司馬隆

東魏徐志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爲人所發

特1
2967

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濟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繇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惠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皆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爲車隆等死亡殆破皆由此也明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